

父亲的读书声

一

深冬，寒夜，凛冽的北风从山巅倾泻下来，狂暴威猛，仿佛盛夏的山洪，撞击得紧闭的门窗哗啦啦响。肆无忌惮的狂风，愤怒地吼叫着、跳跃着、发泄着，在屋角墙根、门槛旁边、瓦脊檐上搜寻，想要挤进每一丝缝隙，甚至撕裂裱糊在窗棂上的报纸，扑灭灶炕里的柴火，摧毁所有的防御与抵挡。

我躺在被窝里，蜷曲着身子，抱着父亲温暖的双脚，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父亲读书。父亲半坐半躺在床上，靠着床栏，就着油灯，捧着书本，抑扬顿挫，轻轻读来。父亲的声音轻柔舒缓，轻轻地抚过我的耳膜，静静地注入我的脑海。偶尔一股寒风挤入屋里，吹到床边，豆点星灯，左飘右忽，他轻重缓急的语气如飘忽的灯光，一忽儿近一忽儿远。

窗外寒风呼呼，夜雪飘飘。屋内油灯飘忽，一闪一灭。父亲的声音愈来愈远，愈来愈轻，仿佛怕惊醒夜里的精灵，仿佛怕惊散缕缕书香，由明明白白而嚶嚶嗡嗡，由近在耳畔而远到天边。不知不觉，我眯上眼睛，酣然入梦。在梦里，我长大了，能断句读书了，正捧着父亲刚才捧着的书本，摇头晃脑地顺着父亲刚才读给我听的词句继续读下去。

二

儿时，随父母居住在月溪场上的杯子坪村小。村小背山面坎，左塘右壑，房呈丁字，坝似矩阵，石础木柱，黄墙灰瓦。虽位居杯子坪的中央，是好多条泥道土路的汇聚点，却远离村落，不与任何房舍挨邻搭界，遁世独立的样子，仿佛一座道观，仿佛一丛古刹。

在学校里，父母与几位民办老师一起，分级分班地守着百余名孩童。孩童稚嫩的琅琅读书声，流播至杯子坪的坝沿屋下，山岭沟壑。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人，听到夹杂着自家孩子的琅琅书声，如饮甘泉，如啜琼浆，精神一振，劳累顿消，有说不出的快慰与惬意。我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呆头呆脑地听着父亲的讲述，似懂非懂地沉醉其中，有些疑惑，有些痴迷。

晚饭过后，天已漆黑，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坐在灶旁，一边等母亲烧水洗脸洗脚，一边听父亲给我们读书。父亲的声音如跳动的柴火，清脆锐利，有着不及而立的急切，急切里有一丝毛躁，毛躁中有些许遭遇不公的无奈。有时是一段寓言，有时是一个传说，有时是一则成语，远古的情节娓娓道来，方外的掌故如数家珍。“排排坐”的我们渐渐忘记了柴火，忘记了学校的泥屋，忘记了杯子坪的山野，游离于现实之外，进入文字的世界，与故事情节一起跌宕起伏，与作者笔下的人物一起历险经难。

陶醉有之，嬉闹亦有之。父亲火眼金睛，全神贯注于书本的眼神笼罩着我们的身影，见我们不认真，便提高声调，当头棒喝。如谁再不自觉，便举手敲谁一个“毛栗子”，蜷曲的中指高高举起，轻轻落在头上，如敲击，有点疼，似抓挠，有点痒，充满警示，充满爱意。被敲者满面无辜，束手挺胸，端坐如仪，没被敲到的吃吃偷笑，蜷脚低头，暗扮鬼脸。

山风徐徐，院树簌簌，门窗吱吱。屋外的黑暗里，木门前，仿佛站着一人，正举手轻扣门环，正试探推开木门，想要探身进来，听父亲读书。

三

其实，杯子坪的岁月，是父亲人生最为灰暗的日子。父亲从月溪场上的完小下放到村里，一边教书，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母亲亦受牵连，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来到杯子坪，与父亲一起安家于大队村小。幸而农人纯朴善良，既不嫌弃，也不斗争，不但给父母应有的老师尊敬，而且要求自家孩子对我们谦让呵护。

父亲经常提及杯子坪，却从来说起过他当时的心境。无须揣测，在那样的环境下，家庭成分不好的父母，肯定有临渊履薄的危机与寒彻。但在我的记忆里，杯子坪的七八年里，父亲并不沮丧，也不阴郁，甚至听不到他的唉声叹气，我们一家，杯子坪的一切，充满浪漫与温馨。

朗月夏夜，父母坐在学校的操场纳凉，驱蚊的艾蒿燃起丝丝白烟，淡淡的药香萦绕鼻翼。见我们几兄弟姐妹疯得差不多了，父亲一声令下：好了！我们便既有些不愿意又有些企盼地收住奔跑的脚步，规规矩矩围坐到父母身边。父亲靠在凉椅上，一手拿书，一手拿扇，就着马灯，给我们读书。父亲的声音如沉静的月光，平静悠远，有着而立之年的稳重，稳重里满含磁性，牢牢地粘着我们的目光与神情。读着读着，父亲伸出拿扇的手：打扇！哥哥急忙接过父亲手中的蒲扇，一会儿给父亲扇，一会儿给母亲扇，一会儿给自己扇，那份自得意满，令我和弟弟妹妹眼馋不已。读到最紧要处，父亲突然提高声调，吩咐：茶来！沉浸在故事里的我以为是书里的话，呆呆地看着父亲，好一会才明白是父亲下给我的命令，急颠颠地绕到父亲身后，捧着母亲泡好的山茶，双手奉上，父亲端茶在手，细啜慢品，一饮三咏，啧啧有声。

清辉遍地，夜凉似水，万籁俱寂中，父亲的声音搅起清幽月光，舞动斑驳树影。我觉得书里的一切，就在父亲的嘴里。我不明白父亲的故事为什么如此绵延不绝，我想跳过那些精彩的过程，一下子到达结果，用最短的时间知晓故事的结局。

四

初中毕业，十六岁的父亲无法继续学业，被安排到月溪场上的潘家沟教书。潘家沟远离月溪场，蛰伏于深山丛林里，一排低矮的土墙房子，一个小小的院坝，几十位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大的超过父亲，小的刚及学龄。父亲既是学校唯一的公办教师，也是唯一守夜人。

每天放学，学生散去，村里的民办、代课老师回家，学校只有父亲一人。父亲扫扫过教室操场，忙乎好简单晚餐，批改完学生作业，便就着油灯读书。土改公家收缴家里藏书时，祖父冒着风险悄

悄藏起来的十几本书，成为父亲度过孤寂夜晚的精神食粮。父亲边看边画，边画边读，有时无声默读，有时高声朗读，油灯下，暗夜里，父亲读书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秋天到了，考校我们的时候也到了。父亲精心挑选一则故事，声情并茂地读给我们听。父亲的声音如秋天的果实，低沉沉稳，有着而立已过的成熟，低沉里带着一丝沧桑，沧桑中蕴含着缕缕世事的艰辛，甚至还有难以察觉的悲苦。读完，父亲命令我们几兄弟姊妹从大到小学着他的样，将他刚才读的故事复述一遍。我们一个一个领命而行，哥哥大大方方向往前面一站，配合着他自创的手势，气定神闲地讲得完完整整；我扭扭捏捏侧着身子站起，搜肠刮肚七拼八凑，好一阵子才结结巴巴完成任务；弟弟站着时，低着头，红着脸，边讲边笑边偷觑着父母，简简单单，有点不知所云；而妹妹则享受着父母特殊的恩宠，坐靠在母亲膝边，只开口说话就行。父母庄重地进行评比，虽排出一二三四，但表扬人人有份，我们皆大欢喜。

有时，父亲也动员母亲出题。母亲不读书，不讲故事，而是教我们唱歌。教上几遍，也命令我们一一唱来。于是乎，杯子坪村小的操场，响起一阵五音不全的唧唧呀呀。年龄最小的妹妹一下子大气大方起来，以操场为舞台，边唱边跳，赢得我们阵阵掌声与喝彩，每次都能独占鳌头。

这样的故事会兼演唱会，开始只是我们一家的娱乐，后来渐有周围农家孩童的加入，日甚一日，最后演绎成秋夜杯子坪学校的特殊风景。秋萤纷飞的夜里，一声声稚嫩的话语，一阵阵快乐的笑声，从学校的操场激荡开来，掠过树梢，掠过田野，令沉静的山野多了一丝馨香，一缕人文。

五

在父亲努力下，潘家沟村小的教学质量很快走到全学区的前列。因口碑好，人年轻，又好学，父亲被调回月溪场上的完小。同年，初师毕业的母亲离开县城，被分配到月溪完小教书。

在月溪完小这个小天地里，父母的相遇、相识成为必然。但他们为什么相知、相爱，终成眷属，却是个一直解不开的谜。是父亲的好学与母亲的美丽使他们互相吸引，还是同样受打压的家庭背景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父亲没有说起过，母亲更没有提及。但几十年风风雨雨，相濡以沫、不离不弃走到今天，完全可以印证他们当初爱恋的真诚。

冬夜，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父亲早早地将我们塞进被窝，他也偎到床上，披着棉衣，给我们读书。父亲的声音如堆垒的冬雪，涩滞凝重，有着即将不惑的圆满，圆满里已然渗入沙哑，沙哑中潜藏着隐约可察的感喟。年龄稍长的我们已没有小时的痴迷，睡在父亲脚头拉臂蹬脚，嬉闹不停。父亲宽容地假装不知，不予理会，如果动静太大，便祭起家传的绝活，用脚趾夹我们的腿。我们兄弟三人，都被私下里称为“庞氏夫”的功夫处罚过，但只有警戒，没有痛感。睡在母亲床头的妹妹，刚刚到达我们痴迷父亲读书的年龄，尖着耳朵，仔细倾听，不断嘟囔着提醒父亲：我听不到，我听不到。

嬉闹过了，听过一会，我们在父亲的读书声中渐渐沉入梦乡。梦短夜长，好多次从梦中醒来，那一头，油灯下，父亲还披着棉衣，沉溺于书的世界。

六

有时，放学后，父亲会搬出一把藤椅，双脚搭在阶沿上，仰靠着藤椅的靠背看书，看到陶醉时，会不自觉地朗声读起来。父亲的声音如辽阔的森林，幽远深邃，有着年届不惑的睿智，睿智里有看透世事的豁达，豁达中虽透露出星星点点的苍老，却依然令我入迷。读到情深处，声音拖得很长很长，读到紧张处，语气急促如临大敌，读到平淡处，单调如一池秋水了无波纹……在一旁顽皮的我们，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惊奇地盯着正摇头晃脑自得其乐沉醉于书里的父亲，百思不得其解：那书，真这么好吗？

好几次，趁父亲有事离开，我也装模作样地坐到藤椅上，想像父亲般仰靠着椅子的靠背读书。但都因人矮腿短，脚搭不到阶沿，仰着的藤椅失去平衡而仰面摔倒，后脑壳被磕得生疼生疼。

读中师时，我特别喜欢如父亲般高声读书。每天上课之前，都会捧着自己喜欢的诗篇，直奔天楼，在潇潇晨曦中读书。我来回来回踱着方步，声音尖锐犀利，穿透蒙蒙朝雾，令正赶往教室准备上课的同学侧目。许多年后，一些中师的校友见到我，都会提及此事，戏谑着故意问：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天天在天楼上读诗的黑大汉吗？

后来，我参加工作在一个小乡场上教书。春秋课余，我都会学着父亲搬出一把藤椅，双脚搭在阶沿，仰靠着藤椅的靠背看书。其时，温暖阳光照在身上，骀荡的山风拂过脸庞，沉醉于书的我偶尔会有一丝走神，目光迷离处，场景离奇般变成月溪，而仰靠在藤椅靠背上看书的，好像是自己，又仿佛是十多年前的父亲。

七

现在，父亲拿起书来，看着看着，依然会读出声来。父亲的声音如广袤的原野，苍老沙哑，早已超越了知天命、耳顺之年的开阔，进入古稀渐至耄耋的处变不惊、自然达观。读出的东西，很多都是我早就知道的，但我依然很倾心地听。

父亲的读书声从清脆锐利到平静悠远，从低调沉稳到滞凝重，从幽远深邃到苍老沙哑，跟着父亲迈动的脚步，由孩童提而始龀，由黄口而舞勺。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苍老，在父亲读书声的荫庇下，我由志学至弱冠，由而立至不惑。

几十年光阴弹指一瞬，世道迁延却并不轮回。我拿起书本，读出声来，可听我读书的人却不知何所在。顾盼之间，夜梦萦回，我好想回到窗外寒风呼呼夜雪飘飘，屋内油灯飘忽一闪一跳的夜晚，抱着父亲温暖的脚掌，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父亲读书。

冬雪

来一场纷纷扬扬的雪，才是正儿八经的冬天。

时令慢慢滑向深处，风已不再温存，仿佛被谁驱赶，不分昼夜地赶路，在天地之间纵横驰骋，所过之处，水瘦山寒。冷风不喜欢独行，与冷雨相约，风雨同行，日夜兼程，席卷而来。风飘飘或飕飕，雨渐渐或沙沙，打破了冬的静寂。风声雨声声入耳，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味。

冷风冷雨一不留神，阳光乘虚而入，明媚甚至灿烂，天地间顿然生色，呈现冬天的另一面。天空明净高远，大地明朗辽阔，阳光也如风雨，在天地间纵横张扬，山山水水全拥抱了。阳光之下，冬天呈现色彩斑斓，常绿林木只管碧绿，银杏、梧桐和无患子只管金黄，枫树和水杉只管火红，像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天地间燃烧……

阳光不是常态。时令渐深，寒意渐重，直到一场大雪纷纷扬扬。

早年的冬天，几乎年年有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池塘结冰，屋檐悬挂着冰凌，大雪封山，天地间白茫茫。大雪一场接一场，雪未消融，偶尔邂逅阳光，又是“红装素裹，分外妖烧”……后来，又后来，暖冬日见频繁，寒冬随之稀少，沦为回忆。冬天了，小雪无雪，甚至大雪无雪，甚至冬天竟然无雪！

天气越来越冷。天气预报有“雨夹雪”，心乐之；有“雪”，心乐之；有“大雪”，乐何如之……

冬天下雪是有预兆的，冷风似乎冷到极致，飕飕如刀，刺骨生寒，似乎还能穿透厚实的棉衣，有寒潮的样子。冷风预警，雪粒紧随，大雪之前的先行官。“盐撒空中差可拟”，撒在地上，活蹦乱跳；撞上玻璃，叮咚作响。慢慢慢慢，就像撒了一层盐，一片浅白。“雪砂子打底，备好柴炭油盐米。”俗语暗示：要下雪了。果然，山山水水一夜之间白了头，雪落大地静无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下雪了！终于盼来了一场雪，一场大雪！

大自然就是如此神奇，天地间忽然神奇“易容”，有些陌生了，却是一场最美的遇见——遇见冬日“冷美人”的容颜。走进冰天雪地，走进童话世界，看看“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听听脚下清脆的“咔嚓”“咔嚓”，全然忘记了寒冷。漫天皆白，踏雪寻梅。蜡梅领先，“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不对，蜡梅枝头，悄然绽放一朵一朵，一串一串，冬天因此生动。梅与雪，冬之魂。宋人卢梅坡堪称梅雪知音，其《梅雪》二首云：“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因下雪而寻梅，因寻梅而得诗，风雅之人，风雅之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独自在雪地上行走，恍惚间，整个世界只有我，我就是整个世界！

纷纷扬扬的大雪，永远是尘世间最美的舞蹈，无法复制的美好。

冬天就该有雪，有雪才是冬天的样子。

冬雪之下藏着春天，春天已经在路上……

冬阳

冬天给我们的印象，总是冷若冰霜，宛如不会微笑的冷美人。其实也不尽然。冷是冬天的主旋律，要不然便不是冬天了。

但凡事皆有例外，冬天也是如此。阳光不畏冬天的寒冷，洒落在山山水水，冬天便不再高冷，似乎嫣然一笑，呈现别样的容颜，温暖而灿烂。

被冬天的寒冷围裹得久了，忽然遇见久违了的阳光，人也如阳光般阳光起来。城乡之间，山水之间，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风光带，公园里，蛰伏的人群忽然冒了出来，尽情享受难得的“日光浴”。蜃居小城，早晚出门散步，去公园里，去风光带。出太阳了，走进公园，起伏有致的草地上，一人独享的，成双成对的，三五成群的，铺开垫子随意坐着躺着，悠然享受着阳光的温暖；孩子们兴奋了，野马一般，在草地上



犀牛山冬景 李平 摄

与冬天有关(组诗)

冬至了 冬天蹂碎厚厚的雪 不发出一点声音 就如阳光在冬至的刻度上 缓慢挪动 没有点滴沾滞的痕迹 风试着吹长一天 雪也试着下短一夜 而我天蹲在冬天的门槛 晒太阳 我知道太阳啥时把雪里蕨晒热了 冬天就要开始 化了 小太阳 一粒雪花摇进冬天 就如一只小绵羊跑进了冬天 雪花压瘦冬天的枝头 雪花是夹在冬天扉页上的一只羊 每个冬至都在羊身上挽一个结 结里扎上无数个小太阳 盼雪 有些奢望	在南方 就只盼盼望一场雪 真的 有时一场雪 就足以 填满冬天 深不可测的空白 雨在冬日的天空 无尽地落 那么长的距离 都不足以 让一滴雨 变成一粒雪 有些失望 全堵在一个冬天里 而我眼看着 从天而降的那粒雪花 飞着飞着 就变成雨夹雪 最终也没能抵达 我的心里 而突变成一滴清泪 火炉 安静的午后 有稀疏的鸟啼	落在一只小火炉里 阳光明明灭灭 就如那炉里的炭火 点燃了半边墙上 光秃秃的树影 火炉里还有我 逐渐松动下来的时间 是的，该隐去的 都已经隐去 而冬天的世界里 还余有一扇虚掩的门 你可否知道 门后躲着我的什么 芦花 水边有芦花 被水放逐的芦花 对着水一摇曳 水就暖了 芦花不轻易抹掉一泓水 哪怕水深 哪怕水浊 芦花摇过去 还会摇回来 芦花会把所有的过去 还回给别人 就如冬天一粒雪花 最终会还原为一滴水
--	---	--